



人文学术经典

范伯群 主编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 通俗文化互文研究^上

中国文艺原创精品出版工程项目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 通俗文化互文研究①

范伯群 主编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Phoenix Education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范伯群主编.
—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7.2
ISBN 978-7-5499-6292-1

I. ①中… II. ①范… III. ①现代文学—通俗文学—
文学研究—中国②俗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I206
②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0170 号

书 名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上、下册)
主 编 范伯群
策划编辑 章俊弟
责任编辑 周敬芝
装帧设计 张金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http://www.1088.com.cn
苏教网址
照 排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电话:025-68037410)
厂 址 江苏省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399号(邮编 210082)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总 印 张 87.75
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9-6292-1
总 定 价 260.00 元(上、下册)
网店地址 http://jsfhjybs.tmall.com
公 众 号 苏教服务(微信号:jsfhjyfw)
邮购电话 025-85406265, 025-85400774, 短信 02585420909
盗版举报 025-83658579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序

吴义勤

范伯群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界“二代学人”的代表性学者之一，是学术成果丰硕的现代文学史大家。几十年来，他以一部部开创性的学术著作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提升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水平，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在鲁迅研究、郁达夫研究、冰心研究、陆文夫研究、高晓声研究等领域的成果都曾领风气之先，并被视为公认的“学术经典”。而近30年来他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领域的辛勤耕耘和重大成就更是无人可比。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新文学和通俗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一体两翼”的“两个翅膀论”日益深入人心。他论证了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与新文学不是敌对而是互补的关系，它们能为不同文化层面的群体服务。他提出了明末农耕文明时代市民文学的冯梦龙们→工商机械时代的民国通俗文学→当今信息时代的网络类型小说构成了一条古今市民大众的“文学链”。正因为这些精辟的论述，使通俗文学研究不仅正在成为一门“显学”，而且正在有效地改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固有面貌。他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更是代表通俗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为通俗文学研究赢得了应有的地位与荣誉。

现在，范先生又与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通力合作的皇皇约120万字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上、下册)将要出版了。面对先生脚踏实地的学术研究的勤奋态度，生处浮躁时代的我们对先生表达敬意和感动的同时，惭愧之感也油然而生。

据范先生介绍，“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这个课题源

自苏州市人才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市委宣传部一次富有创意的奖励：苏州市对范伯群先生这样具有公认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的文化名家，进行了表彰和奖励，但奖励的并不是物质与现金，而是一笔研究基金，资助他再进行一项大型的学术研究课题。于是范先生在原有研究对象的基础上设计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的重大项目，正如范先生所说，这种“以科研奖励促进新的科研成果再生的办法，的确有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不过，这个课题虽是为奖励而设计的，但不是一种即兴和随机的应对。相反，“互文性”是一个学术含量很高的研究领域，是范先生多年学术研究心得的积累和深思熟虑的产物，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具有鲜明的学术原创性、开拓性的课题。范先生认定这是一个具有很大潜力的长线研究课题，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可以先进行探索性的尝试。于是他为这次“尝试”设计了十四个分课题，它们是：通俗文学与苏州评弹，通俗文学与戏曲话剧，通俗文学与电影艺术，通俗文学与报纸副刊，通俗文学与期刊、画报，通俗作家与早期翻译，通俗文学的营销策略，中国近现代转型期国情与民风的流变，通俗小说宏观研究，中国现代幻想小说，通俗作家笔下的散文小品研究，通俗作家的时评杂感，通俗作家文史札记研究，通俗作家的新旧体诗歌。这些分课题既有宏观也有微观等多方面的关照，都是过去通俗文学研究很少涉及或具有较大研究难度的领域，有很强的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通读全书，该成果不仅在资料的开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很多此前没有发现的第一手资料在这本书中首次得到了挖掘和呈现，史料价值令人称道，而且对通俗文学与“杂感时评”“电影艺术”“新旧体诗词”“早期翻译”“苏州评弹”“文史札记”“营销策略”等方面的“互文”研究也少有人涉及，甚至是发前人所未发，而通过这次研究取得了富有开创性的进展，很多大胆、创新、具有真知灼见的观点与结论令人耳目一新，既标志着通俗文学研究向纵深领域的拓展与推进，也代表了通俗文学向通俗文化研究延伸的崭新水平。

当然，《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上、下册）一书的成就不仅体现在学术层面上，还体现在学术人才培养层面上。范伯群先生是大学者，也是好老师。他对学生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他不仅以一部部成就显赫的大部头学术著作奠定了其杰出的学术地位，更以其麾下一支庞大的

“范门弟子”队伍在学界赢得了良好的口碑。正是在范先生的不懈努力下，苏州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通俗文学研究重镇和人才汇聚之地，几代通俗文学学人的同台切磋为中国通俗文学研究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本课题的研究又堪称是范门弟子研究实力的一次集中展示。一方面，范先生身体力行，亲自深入研究一线，查资料，撰写相关章节。从召开会议，讨论选题，研究分工，直至修改书稿都亲力亲为。另一方面，范先生又把课题的研究与对人才的培养紧密结合，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这次又重点把范门的“第三代”推到了前台，通过学术实践，在研究现场手把手地进行“传帮带”，从而检验青年一代的研究实力，培养通俗文学这一专业研究方向的接班人。其中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的确展示了通俗文学研究生生不息的学术活力，让我们看到了这一专业研究方向“后继有人”的可喜局面。这种成功的人才培养模式无疑也是本成果值得大书特书的又一成就。

伯群先生是我的恩师，我多年来一直在先生的教诲和精神的沐浴下成长。先生为人低调、谦诚待人、人格高尚，令我敬佩。先生对学术的虔诚与执着，更是我学习的榜样。捧读先生的一篇篇论文、一部部著作，想起先生耄耋之年仍整天泡在图书馆查阅资料的身影，荒废学业的自责总是不期而至。先生嘱为之序，惶恐之极，不敢推却，谨以如上文字表达对先生的崇高敬意和深深祝福。

2016年初冬于北京

绪 言

范伯群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这一课题能得以完成，首先应感谢“苏州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的资助。他们给予我 30 万元的科研成果奖励，但这奖励的形式也非常有创意，它不是奖励我个人一笔现金，而是要求我用这笔奖金去完成另一个较为大型的研究课题。我觉得这种以科研奖励促进新的科研成果的办法，的确有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犹如因母鸡生蛋，再让母鸡将蛋去孵小鸡一样，使科研成果能生生不息。当然要完成一个较大型的项目，这点经费还是有缺口的，根据我们的预算，市委宣传部又用我们另报个人课题的方式追加了经费。苏州大学在文科科研经费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也慷慨解囊。多方的大力支持，令我们更加觉得应以兢兢业业的态度去完成一个新的科研课题。

这种有创意的奖励，既使我感到新鲜，又使我深受鼓舞，但也一度使我这个耄耋老人产生过彷徨与顾虑。凭我现在的年龄和精力，我能承担一个较大型的百万字以上的项目吗？这需要成立一个课题组，凭借集体的力量才能在三年内完成这一任务。但使我能走出这种犹豫不决的思绪的，是我觉得我们苏州大学有着较为丰厚的研究通俗文学的人才储备。我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培养的一代学生现在已是本专业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了。在他们的培养下，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毕业的博士生与合作研究的博士后也已在各高校任教。我想有他们的大力支持，这个课题组是能建立起来，并能与我进行通力合作，而且我与这些再传弟子在过去就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虽然我早已退休，但他们在学时也常到我家中来讨论各种有关业务上的问题，应

该说，我对他们是知根知底的。我想除我的个别弟子能放下手边繁忙的教研任务参加工作之外，这次是一个培养再传弟子科研能力的良机。于是我与他们分别联系，得到他们热烈的响应，接下来就是需要商定选题的问题了。

选题的确是要慎重考虑的关键问题之一。过去常听人说，选好论题是作品成功的一半。这虽然可能言之过甚，但它着实应该经过深思熟虑。我想盘点一下我们过去已做过哪些科研工作，在过去科研的基础上再做延伸，这应该是“定题”的出发点。例如，我与我的老学生们一起合作写过一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2000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著作曾获得领导与同行们的鼓励，两次获得省部级的一等奖；出版10年后，我们又经过一次加工修改，出版了“修订本”，又获得了三次全国图书大奖，其中一次是“中国出版政府奖”。以后我个人又撰写了一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200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也入选了国家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图书原创工程。这两部书是再传弟子们的入门教材或必读参考书。写这两部书的目的：一是为现代通俗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确立它的地位，我们提出现代通俗文学是与新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体两翼，当时被有些专家称为“两个翅膀论”。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性”的目的，那就是我们苏州这个文化名城，人们虽然承认苏州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可是在现代文学时段，我们也有着“不光彩”的一段历史，那就是出了一个所谓“鸳鸯蝴蝶派”。但我们用大量的资料与有根有据的论点，论证这一以苏州作家为主的所谓“鸳鸯蝴蝶派”，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一个“市民大众文学”流派，或称之为“通俗文学流派”，在文学史上应该为他们正名。以上两个结论，即“一体两翼论”和“市民大众文学论”已为学界，特别是广大同行们所首肯。这对“重写文学史”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正如在1988年提出“重写文学史”这个重要课题的陈思和教授所说：“从1988年学界提出‘重写文学史’以来，20年过去了，我们现代文学史第一次遇到了认真的‘重写’的挑战。解决通俗文学与新文学史的关系，不是个别人的一时冲动，自从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文学史概念，贯通了近现代文学史视野以来，就是一个不得不面对并且给以解答的问题。国外汉学界先走一步，提出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质问，其实晚清与五四的关系也就是范先生所要着力解决的通俗文学与

新文学的关系问题,把原来文学史书写为尖锐的敌我斗争的新旧文学冲突,融化为新旧并存、多元共生的文学格局,实在不是一个局部的文学事件的重写,而是对现代文学史叙述的基本策略的改变……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网络文学的崛起以及中国大陆本土的流行文学、网络文学、影视文化的发展,我们怎样解释这些现象与当代文学史的关系?当代‘80 后’文学基本上成为一种媒体操控下的娱乐性的文学现象,我们怎么给以准确把握并进行沟通?我以为,从古到今再到未来,从来就不可以排除通俗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为什么独独现代文学要排除通俗文学,抹杀它在文学史上的影响而造成今天 20 世纪文学史视界的狭隘、偏颇、贫瘠的局面呢?”^①陈思和教授肯定了通俗文学必然要进入重写现代文学史的领域,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才能建立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完整的科学体系。但是他又提出了一个更新的时代必须要回答的问题,那就是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的关系问题。网络文学、本土流行文学、影视文化、媒体文化在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化中是有着巨大的影响,例如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报纸都有“周末版”,以其知识性、可读性、娱乐性和健康的休闲性,丰富多彩地吸引着读者的眼球。这就是今天的“礼拜六”周刊。我们曾这样尖锐地设问:难道我们连“周末就是礼拜六”这个最普通的常识也不懂吗?这就与通俗文学有关,而且这些“周末版”也适当地吸收了过去通俗文学的有益经验。再说,媒体为了追求读者的最大覆盖率,它除了少数给专业人士阅读的副刊之外,就其主体而言,一定是一种以通俗文化为主的读物,这才能每天与广大读者见面。因此陈思和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那就是通俗文化与通俗文学的关系。

我与我的学生辈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讨论的往往是通俗文学与新文学并不是敌对关系,而是互补关系;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各自源流与运行轨迹等等问题。但是在 21 世纪,我与再传弟子这一辈人讨论的问题就与学生辈讨论的问题不同了。互补关系、源流轨迹之类的问题上一辈人已经基本

^① 陈思和:《序:范伯群教授的新追求和新贡献》,范伯群《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3—4 页。

解决了。再传弟子所关心的是苏州评弹与通俗文学的关系、通俗文学对影视文化的影响、网络文学与现代通俗文学之间是否有血缘的传承等等问题,这些往往就是他们要作为自己博士学位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的论题,有些人也曾为这些问题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他们的论文也需要创新啊!因此,我这次的科研课题既然以培养再传弟子为主,以他们为主力,那么我考虑,我们可以较为深入地讨论一下“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的关系”,因此我将科研课题定名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的互文研究”。根据我平时与再传弟子讨论时触及过的问题,我定出了以下一些分课题:例如,通俗文学与曲艺的互文关系。但是我们伟大祖国有 56 个民族,各民族与各地域的曲艺品种有近 400 个之多,要再传弟子作综合性的论述,是没有这种概括力的,我只能选择我们苏州评弹与通俗文学的互文研究为分课题。这个曲艺品种既是我们的“土特产”,而它们与通俗小说又有非常密切的互文关系。甚至有些通俗小说家本身就是苏州评弹剧目的编者,如程瞻庐、平襟亚等人;而姚民哀,他既是通俗小说家,又是著名的评弹演员,俗称“响档”,他登台演出时的艺名是朱兰庵。而有些通俗小说家又受评弹的影响极深,以至评弹渗透到了他们的小说风格中去。同样,通俗文学与戏剧的互文关系也是极为密切的,一些有名望的小说家也可能是编剧能手,例如还珠楼主李寿民,他曾专为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编剧;侦探小说家孙了红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成了上海某越剧团的编剧。至于像《啼笑因缘》和《秋海棠》等名著被改编成各种戏曲剧种,简直就难于胜数,而且已成为脍炙人口的保留剧目。电影这种综合性艺术品种,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初,就为通俗小说家所重视。左翼作家大概要直到 30 年代,即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前后,才进军这一新兴的艺术领域,并取得可观的成绩。应该说,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触电”的主力就是通俗作家,而当年首先得到观众认可的“默片”之一,就是改编成无声电影的《玉梨魂》。写《歇浦潮》等著名长篇的朱瘦菊不仅能编能导,还曾任某电影制片厂的总经理。通俗作家对中国早期翻译是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在过去,这是一支被遗忘了的翻译方面军,偶尔,鲁迅与周作人对周瘦鹃在 1917 年译出的《欧美短篇小说名家丛刻》的赞扬还有人提及,但在五四之前通俗作家中就有 30 多位曾以各种形式与翻译结缘,就罕为人知

了,这是值得我们去开掘的。我们还选了“通俗文学的营销策略”这一分课题,通俗文学在新文学家的猛烈批判声中,读者在数量上还远远超过新文学的读者。它们在文化市场上具有“默默的强势”,这除了为广大中下层读者所欢迎之外,也与营销策略有一定的关系。通俗作家的时评、杂感也是一种接地气的社会文化批评,过去某些文学史总将他们写成不关心时政的“卿卿我我”的群体,这显然是一种误解。通俗作家中有不少是“报人”,我们可以用大量的事实来证明他们在作为“报人”时,也都是能秉持正义、广受市民读者欢迎的时评杂感家。通俗文学作家的“文史札记”也为我们保留了若干珍贵的历史资料与有价值的文化掌故,或者说是一种有别于正史的可信的野史。通俗作家的散文小品与新文学作家的散文小品相比,也有另一种文化的味汁在。以上就是我考虑的分课题,由“再传弟子”各就他们的能力与兴趣,自己来申领这些分课题。另外我们过去所写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和《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虽然受到若干好评,也得了若干奖项,但实际上那只是两部通俗小说史,只是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涉猎过一些通俗戏剧,其实戏剧极大部分都是通俗的,否则就无法与广大观众相通了。我觉得我们对通俗作家所写的其他体裁的研究尚是空白,这是我们这两部专著的不足与缺陷,我想通过这次略作一点补偿。就设计了通俗作家的时评杂感研究、通俗作家的散文小品研究、通俗作家的文史札记研究等分课题。我觉得最难于圆满完成的就通俗作家新旧体诗词研究,就旧体诗词而言,现代通俗作家几乎每个人都写过旧体诗词;就新诗而言,他们却很少尝试。我以为摊子又不能铺得太大。关于通俗作家的新诗,我认为胡怀琛是最有成就的一位。他写的《大江集》是继胡适《尝试集》后的现代文学第二部新诗集,比郭沫若的《女神》还早出版了5个月。他有自己的诗歌理论,而且形成与胡适《尝试集》不同的风格与样貌,但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绝对没有他的地位,就因为他是通俗作家。这是一部被埋没了近百年的新诗集,应该给予一定的评价。其他通俗文学作家也有写过新诗的,但无法与他比肩。至于通俗作家的旧体诗就只能挂一漏万了。我只选了几位大小说家的旧体诗。李涵秋曾在通俗文学圈中有“小说王”之称,张恨水是公认的章回小说大家,而刘云若则曾被郑振铎评价为“造诣之深,远出于张恨水

之上”。^① 这个评价当然可作讨论，或仅作为参考；但在通俗文学圈内，一直将刘云若称为“天津张恨水”，可见评价也是不低的。我们只选了这三位小说大家的旧体诗加以评论，他们各有不同的生活环境，各有自己的人生经历，也具有不同的诗歌风格，构成了他们各具个性的诗艺世界。至于小说，我们过去所出版的两部通俗文学史中已将通俗小说的类型及其中的优秀、较优秀或有代表性的小说，都一一作过介绍，本书就不再重复了。这次我们推出的是有关小说的几篇宏观研究的文章，例如现代通俗文学如何继承我们苏州明代先贤冯梦龙的市民文学的优良传统的，现代通俗作家为各种小说类型定型后，网络类型小说是如何继承与发展的，进而论及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等等。在过去出版的两部文学史中并没有涉及幻想小说类型，这次也试作补充。

在本书中，我们强调指出，通俗文学本是通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俗文化哺育了通俗文学的成长与壮大，通俗文化生活是通俗文学作品的重要生活源泉；但是通俗文学也能反哺通俗文化，通过通俗文学作品凝固了通俗文化的某一历史形态，而这些历史形态也能反映我们某一时段的国情与民情，正如胡适在评价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时所说的：“《官场现形记》是一部史料。它所写的是中国旧社会里最重要的一种制度与势力——官。它所写的是这种制度最腐败、最堕落的时期——捐官最盛行的时期。”^② 《官场现形记》的文学价值我们不在这里讨论，但这部通俗小说至少就凝固了某一时期的国情。通俗文学对通俗文化的另一种反哺是对民风、民俗的传承与发展或变异，也起过用文字来“定型”的作用，也曾对民俗、民风历代的流变作过忠实而细致的记录。特别是在近现代转型期中，它是怎么与欧风美雨相抗衡或相融合，或出现了某种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新形态。凡此，都可以在通俗小说找到真实的动态蓝图。所谓“互文关系”，那就是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会有意无意地互相孕育，互相滋养，互相影响，互相启发。一篇通俗文学的文本有时往往联系着另一篇通俗文化的文本，能对这些文

① 徐铸成：《张恨水与刘云若》，《旧闻杂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0—101页。

② 胡适：《官场现形记·序》，《胡适文存三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384页。

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例如《水浒传》中仅是 500 字的一段故事，扬州评话大师王少堂演出时，能将其扩充成上万字的《斗杀西门庆》，那扣人心弦的悬念、跌宕起伏的情节、惟妙惟肖的人物形象、绘声绘色的表演，令听众感到“互文”所发挥的巨大魅力。

作为主编，这次我细读了各位“再传弟子”的文章，有的还读了不止一遍，大多还向他们提出了修改意见，有部分也由我动手进行了修改，但总的说来，我感到其中有的文章资料是非常丰富的，有的文章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我深感我们这个通俗文学研究方向还是后继有人的。我们的“第三代”合作者还很年轻，如经不懈努力，成就一定不在我们第一、二代学者之下，这是可以预期的。

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的互文研究，今后还值得去做深入的探索与钻研，这是一个有价值的长线课题，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初步的尝试。现在我们这部三代人的集体创作呈献于同行方家与读者之前，切望得到多多的批评与指正。

contents 目 录

(上册)

- 一 通俗文学与苏州评弹 1
- 二 通俗文学与戏曲话剧 123
- 三 通俗文学与电影艺术 195
- 四 通俗文学与报纸副刊 291
- 五 通俗文学与期刊、画报 375
- 六 通俗作家与早期翻译 471
- 七 通俗文学的营销策略 569

一
通俗文学与苏州评弹

(童李君)

第一章	民国时期苏州弹词演出的转变	3
第一节	苏州弹词演出的转变	4
第二节	苏州弹词与电台的联姻	12
第三节	书场弹词文本的特征	18
第四节	弹词演出新书目不断涌现	25
第二章	通俗文学家创作弹词的原因	35
第一节	“小说界革命”的号召	36
第二节	报刊主编的倡导	37
第三节	创作者的积极响应	40
第三章	通俗文学作家创作的弹词	48
第一节	宣扬维新或革命观念的弹词	49
第二节	教化、休闲娱乐类弹词	58
第三节	重视弹词理论的研究 探讨叙事方式的通俗性	70
第四章	女作家弹词的转变与式微	74
第一节	《精卫石》：宣扬革命的弹词	75
第二节	《风流罪人》：女作家弹词叙事传统的改变	83
第三节	《杜鹃血》：文学大众化背景下的弹词宠儿	92
第四节	女作家弹词式微的原因	96
第五章	通俗文学与苏州弹词的互文研究	101
第一节	弹词文本的多元特征	101
第二节	弹词与通俗小说的关系	106
第三节	弹词与通俗小说的相互改编	114

第一章 民国时期苏州弹词演出的转变

弹词分为弹词演出与弹词文本。弹词演出属于民间说唱曲艺,^①脱化于一系列说唱艺术,到了明清时期已经非常流行,是当时重要的休闲娱乐活动之一。通过弹词艺人在乡村陌头、大街小巷、茶寮书馆、私家厅堂中的演唱来满足广大百姓的精神生活。弹词演出非常简单,一人或两三人,演唱时以三弦、琵琶、月琴等弦索乐器伴奏,有讲有唱。讲词为口语散文,唱词主要为七字句韵文,或加三言衬字。作为曲艺的弹词,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广为流传,形成了苏州弹词、扬州弦词、四明南词、长沙弹词、桂林弹词、绍兴平湖调等。它们曲调、唱腔各有特色,均用当地方言说唱。其中的苏州弹词在乾隆之后,逐渐占了主流地位,苏州也一度成为江南弹词演出的中心。到了晚清,乱世中的江浙士绅、普通民众纷纷进入上海避难,弹词作为他们娱乐生活中的一部分,在上海也深受欢迎。此外,清末民初时期苏州地区禁止弹词女艺人在公开场合表演,所以她们只能转入上海发展,并一度形成“书寓”女弹词。这些都促成了晚清时期弹词在上海的兴盛。此后,随着租界区的礼教禁制进一步松动,女性听众得以自由出入书场;到了民国时期,弹词女艺人甚至有了自己的行会组织,书场不再是男性艺人的天下。此外,随着时代的变迁,各种新式演出场所的出现,特别是广播书场的兴盛以及商业元素的加入,所有这些都不免使听众的欣赏品位发生改变。弹词艺人对传统书目的革新、对新书目的需求,以及弹词演出出现的一些新的面貌就是在这些形势下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时期,弹词的演出样式和流派唱腔方面也均有

^① 关于弹词的起源众说纷纭,现主要有“变文说”“诸宫调说”“陶真说”。